

再次执掌 经济帅印

杰里米·克里夫特对尼日利亚的经济沙皇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的采访



“在未得以解决之前，事情总是显得不可逾越。”

——纳尔逊·曼德拉

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单调的西装革履中，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那身色彩绚丽、极富非洲传统特色的盛装总是能够使她脱颖而出。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常常头戴搭配协调的头巾，再加上她特立独行的主张，使其成为一位极富个性的风云人物。“我感觉自己颇具尼日利亚风格，也很有非洲特色，而且我很喜欢这样。”她说。

奥孔约·伊维拉来自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其父母均为大学教授。她以毫无废话的直爽和果敢而闻名，这为她赢得了“Okonjo-Wahala”（亦即“麻烦女人”）的绰号。国内的批评家和立法委员之所以这样称呼她，是因为她热衷于改革。

她被委以统筹部长之职，负责掌管所有的经济部门。然而，重整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经济绝非易事。鉴于此，她的工作并不值得让人艳羡。每六个非洲人中就有一个是尼日利亚人，从某种切实的角度来说，尼日利亚决定着非洲这块大陆未来的生机与活力。

奥孔约·伊维拉说，非洲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作为非洲国家，若要在这场全球化竞争中不落人后，就必须加快发展。”

坚韧的谈判者

对于奥孔约·伊维拉而言，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勇挑尼日利亚经济沙皇的重担了。2011年7月，她放弃了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的职务，回到首都阿布贾。这是她在10年之内第二次回国任职。

去年，作为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她通过谈判为国际开发协会（IDA）达成了一笔493亿美元的一揽子融资方案，世界银行的这项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最贫穷的国家。在朝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迈进的过程中，这项基金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她早前曾任尼日利亚财长，之后不久又任外交部长（2003—2006年）。在她之前，还没有一位女性担任上述任何一项职务。她在首个政府任期内，不遗余力地同腐败和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作斗争，提高金融透明度，并锐意改革，使这个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的经济更具优势、更能吸引外来投资。2005年，她还与双边债权国达成了一项价值180亿美元的债务免除协议，并使尼日利亚首次获得了主权信用评级。

艰辛和疟疾

奥孔约·伊维拉的适应能力和果决性格源于其童年的成长背景。她的部分童年时光是在英国殖民主义的阴影下度过的，后来又爆发了毁灭性的尼日利亚内战，当时，全球各家报刊头条上都充斥着尼日利亚饱

受饥饿和病痛折磨的孩童的照片。

“令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我身边的孩子们一个个相继死去。”在接受《金融与发展》的一次采访中，她如是说道。

在内战和军事封锁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300万，其中大部分是因饥饿和疾病致死。奥孔约·伊维拉是幸运的，她的父亲是尼日利亚东南部奥瓜希乌库的传统伊博族的统治者（或称奥比）。年幼时，她与母亲卡麦恩在部队的一个流动厨房做工。

她的父亲楚库卡·奥孔约——一位退休的经济学教授——加入了脱离出去的比夫拉军队并成为了一名准将。“我们基本上是不停地在各地奔波，我的父母亲失去了一切，一切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全部的家当和储蓄。”她回忆道，“我和母亲在哈科特港呆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们为武装部队做饭。我们全天的工作就是做饭。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为部队贡献微薄之力。我们整整三年都没有吃过肉。直到那场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才得以上学，因为那时我的母亲建立了一所小学校。”

在内战爆发之前，奥孔约·伊维拉曾和她的祖母在尼日利亚的一个村子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她的父母正在德国留学。“她十分慈祥，但是要求也十分严格。我必须在上学之前同其他孩子一起从河里取水，此外，还要做家务并和祖母一起去田地里干活。我认为，在农村成长的那段时光和当时所经受的那种专注和约束以及随后在战争中的磨练，让我变得十分坚强，能够忍受极其艰苦的条件。”

奥孔约·伊维拉描述了她在内战期间是如何在母亲生病、父亲又远在部队工作的时候挽救了患有疟疾、在死神门口徘徊的三岁妹妹。她背着妹妹走了10公里的路，来到一所教堂的诊所，因为她听说那里有一名优秀的医生。她到了那里之后，发现诊所外面有上千人，前来看病的人几乎挤破了门槛。对于眼前的情景，她没有被打倒，转而背着妹妹在人群脚下爬行，并最终爬上窗户使妹妹就医。“我知道，如果她得不到医治，就会死掉的。”奥孔约·伊维拉这样说道。

这位医生给小女孩打了一针氯喹并对其进行了补液治疗，数小时之后，她便恢复了健康。这一针挽救了她妹妹的生命。“我背着她回家走的那10公里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短的路程。我当时高兴极了。”她说。

自那以后，她便一直表现出同样的胆识和果敢。

同尼日利亚的既得利益者作斗争

当她被委以领导尼日利亚经济管理团队的重任后，她和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一的利比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的肖像被登载上了《非洲报道》杂志的封面，被冠以锐意革新的“非洲铁娘子”的美称。

奥孔约·伊维拉的首要举措之一便是痛击尼日利亚各大港口存在的官僚作风，将那里运营的联邦机构

的数量从14个削减到6个。诸如燃油补贴等此前不可触及的其他领域也在削减之列，但是若要革除贫困、回扣、勒索、管理不善及种族紧张关系等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则显得困难重重。

如今，非洲大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数百万青年即将步入就业市场。

尽管许多人对她锐意改革的魄力称赞有加，但是批评人士指出，她决意削减燃油补贴，这样的实例说明她无视普通百姓的利益，因为这些普通百姓是低汽油价格的受益者。

尼日利亚的人口为1.58亿，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及非洲大陆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但是，一半以上的人口依然处于毫无改进的贫困状态，深受电力缺乏、道路泥泞和腐败丛生之害。尽管面临诸多问题，这个国家却拥有非洲最大的电影产业，其产出的影片数量位居全球第二，排在好莱坞之前，仅次于印度。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在我们目前的预算中，首要的重点是安全，其次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还是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是阻碍经济体中其他部门运行的瓶颈之一。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大对电力、道路和港口建设的投入力度。”负责协调该国经济规划的奥孔约·伊维拉如是说道。

“最近，我们开始实施了港口改革措施。我们力图降低过往我们港口船只的通行成本，并消除港口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如需要花费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来办理货物清关手续。我们力图将清关的时间减少到一个星期或者更短的时间，将各个港口机构的数量减少一半，努力应对在港口发生的腐败、勒索和其他事件，以便降低业务经营的成本。”

果断的个性

同事们说，她总是拥有明星般的魅力。197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见专栏1），还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区域经济和发展学的博士学位。1982年，她入职世界银行并一直在那里工作到2011年7月（除了2003—2007年，此间，她首次回到尼日利亚，后来任该国顾问）。她在职业生涯的阶梯上获得一步步的提升，最终成为了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

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工作努力，并因自己旺盛的精力和卓越的技术知识而闻名。“在我看来，她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坦白正直的人。”目前任世界银

行非洲能力建设与合作部主管的蒂扬·M. 萨拉赫如是说。萨拉赫曾与奥孔约·伊维拉合写过一本书（见专栏2）。他补充说道：“同时，她也是女士们强有力的支持者”，并指出，她曾努力帮助提升颇有前途的年轻女性在世界银行担任管理职务。她还帮助建立了一项私募股权基金，用于为非洲妇女所拥有的企业进行投资。

她喜欢努力地工作，将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像她一样对时间进行灵活的处理。“我是那种喜欢在飞机起飞前两个小时去机场的人。”她的发言人、前记者鲍尔·恩瓦布依库说。“而她是那种还有5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才出现的人。”他在接受《非洲报道》的采访时这样说道。

其他人对其果断的个性也赞赏有加。“尽管她工作起来极其努力，而且工作的时间很长，但是恩戈齐却始终显得很平静和镇定——从未慌乱过——在世界银行发展部特有的忙碌中，这一点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山塔亚楠·德瓦拉让这样说道。

发展经济学

尼日利亚批评人士称，奥孔约·伊维拉在哈佛受的教育和在国外度过的大量时光已经使其深具西方思维特征，因此，在安全面临压力之下，她也执意实施困难重重的改革。作为一个拥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发展经济学家，奥孔约·伊维拉曾多次负责亚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众多项目。她说，人们对于发展的理念已经完成了若干阶段的演变。

“我更多地是从实干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世界银行度过的。”在任职伊始她这样说道，她有一种感觉，即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那里，都在现场摆着。“储蓄、投资的全部理论和资本短缺——假如你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国家就能发展。”

“如若这种做法不太起作用，那么注意力的焦点便要转移到能力缺乏的问题上。假如通过技术援助可



以增强能力建设，那么所有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或多或少地采用的是单纯的解决办法，在解决非洲问题时尤为如此。”

从这一方面讲，由诺贝尔得主迈克尔·斯宾塞领头所做的“增长委员会报告”研究成果使人耳目一新。

“必须承认，对于增长和发展的的问题而言，没有任何绝对完美的答案，既存在良好的做法，也存在糟糕的做法，我们应该汲取好的经验，摒弃坏的教训，因此，没有任何包医百病的妙法良方——这种观点虽微不足道，但却十分有用。”奥孔约·伊维拉如是说道。她是委员会中来自全球各地的22个成员之一。该委员会于2008年出版了其最终报告。

但是，某些方面却具有一致性，其中包括对强有力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结构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的牢固基础。“如若没有一个稳定而运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便不可能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行下去。在实施审慎的基本财政政策和合理的货币及汇率政策方面，存在诸多经验教训——要留意本国的竞争力并把它牢记在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切实、持续地调整相关政策。政策调整并非一蹴而就：在管理经济的过程中，你必须始终坚持这样做，而且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你也必须如此。”

“获得上述经验需要花费数年功夫。”她说，非洲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尤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失去的20年”。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经过那失去的20年之后，非洲国家开始切实地汲取了经验教训，而且这一经验教训帮助非洲国家更好地应对了2007年至今的经济和金融衰退。”

下一个金砖国家？

得出正确的结论已经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走上了一条经济增长的正确道路，即使是在全球经济动荡的今天也是如此。

正因如此，当奥孔约·伊维拉还在世界银行任职时就开始称非洲是诞生下一个金砖国家的所在地（“金砖国家”指几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00—2010年期间，以名义美元价计算，哪个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比巴西和印度的增长

专栏1

偶然选择的专业

奥孔约·伊维拉在哈佛学的是经济学专业。“选择这个专业相当偶然。”她说，“在上学时，我在地理方面是个优等生，对于区域性和空间问题及其对发展的影响十分感兴趣。因此，我申请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地理学专业。当我和家人一起决定要上哈佛大学时，我认定这是我要主修的专业。”

令她震惊的是，当她来到马萨诸塞州后发现，哈佛大学并没有地理学专业。

“当我向一些老师描述我的兴趣时，他们说，能符合我兴趣的、最接近的专业是经济学，就这样我便学了经济学专业。我学完这个专业之后，又考取研究生院的区域经济学专业。我们当时研究的是如今已被大家遗忘的瓦西里·列昂惕夫（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投入产出经济学以及现在依然在用的社会核算矩阵。”

她所有的四个孩子也都曾在哈佛攻读。

速度更快，且根据 IMF 预测，在 2010—2015 年间，其增长速度将超过巴西？答案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10 年 5 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所做的演讲中，她这样说道。

为了将金砖国家的愿景变成现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需要以高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该解决方案中还包括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她说，正如尼日利亚的情形一样，缺乏完备的基础设施是阻碍非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非洲糟糕的道路、港口和通信设施使其无法融入全球市场，此外，其内部的边界限制将这一地区分割成了无数个小规模的地方性经济体。这样，既不能实现区域一体化，也不能实现全球一体化。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奥孔约·伊维拉建议，大的捐助国可以在纽约市场上发行“非洲发展债券”，以实现融资的目的。“最为重要的是，发行此类的债券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对非洲经商环境的看法。面对安全无忧的 1000 亿美元的融资，全球的私营公司将会竞相为非洲提供基础设施。”她这样预测道。

奥孔约·伊维拉预测，随着采取更好的基础性经济政策，非洲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将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对此，我们无意夸大事实，但是你绝对可以发现事实就是如此。这样的前景使人们可以谈及投资和购买消费品，正是基于这个牢固的基础，这块非洲大陆可被视为投资目的地。不仅对于出口如此，而且对于消费市场而言也同样如此。假如你看一看非洲电信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那么你会真切地体会到，事情正在发生改变。在尼日利亚，我们如今拥有的电话数量已达到 8000 万部。我们仍记忆犹新的是，就在约 11 年前，我们拥有的固定电话仅仅 45 万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业务的经营方式。也在改变如今和未来的发展模式。”

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她认为，私人部门的增长将会为创造就业岗位奠定基础。“如今，非洲大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假如你看一看非洲大陆的人口特征就会发现，在大多数非洲国家，50%—60% 人口的年龄不超过 25 岁。鉴于此，有数百万青年即将步入就业市场。”

促进私人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方法之一便是鼓励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海外非洲人回归祖国。“作为一个散居国外的人，你不能等待一切都可行、经济改善了、安全无忧了才考虑回去。你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回去。”

“我们需要他们回来，因为对于许多非洲国家而言，他们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牢固基石和中流砥柱。例如，尼日利亚有成千上万的医生在美国工作，但尼日利亚国内却十分缺乏符合资质的医护人员。”奥孔约·伊维拉说道，“我们时常需要将病人送出国接受治疗，所以这些医生为什么不能回来建立医院呢？我们为什么要

专栏 2

齐努瓦·阿切比——“我心目中的英雄”

当奥孔约·伊维拉一家在华盛顿特区居住时，她发现没有一本可供大儿子阅读的有关非洲英雄的励志书籍，于是她决定自己写一本。这本书的写作耗时八载，围绕著名的尼日利亚作家和活动家齐努瓦·阿切比展开。

“当我的大儿子还是个孩童及至青少年时，就十分钟爱非小说类的自传作品，但是我所能找到的全部都是关于美国和英国英雄的书籍，没有一本是有关非洲英雄的。”于是她便与冈比亚经济学家和作家蒂扬·萨拉赫合作，撰写有关颇具影响力的非洲人的系列作品。

但是，第一本书的写作时间太长了，以至于迄今只写了有关阿切比的一本书。阿切比是 1958 年出版备受赞誉的尼日利亚英文小说《瓦解》的作者。“他是一个以平易近人的方式介绍非洲文化的作家。”奥孔约·伊维拉说道，“我认识他本人。他是一个能够讲述我们自己故事的非洲人——他的讲述方式简单而直接，同时又不乏优雅。”

萨拉赫说，在这本书开始发售的那天，他接到了已经退休的美国前国防部长、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电话，问及恩戈齐活动的举办地点。“我知道恩戈齐的魅力和影响力正在发挥作用。”他如是说道。

奥孔约·伊维拉的儿子佐丁玛·伊维拉是《没有国界的妖兽》的作者，该书描写了一个西非儿童士兵的遭遇。

Sallah, Tijan M., and Ngozi Okonjo-Iweala, 2003, Chinua Achebe: Teacher of Light (Trenton, New Jersey: Africa World Press).

浪费宝贵的资源将重症病人送出国呢？我们十分需要这方面的技能。”

与此同时，人才接受国需要确保回归祖国的非洲人受欢迎且不被人嫉妒和猜疑。

无畏者的游戏

对于奥孔约·伊维拉而言，回到尼日利亚令她感慨万千。“回来后让人有一种归属感，感觉很高兴，但同时也让人颇为沮丧。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我们的总统是真正想变革的人。”在提到今年 4 月赢得了总统大选的古德勒克·乔纳森时，她这样说道，“但是我们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要面临诸多挑战。我们正致力于许多需要纠正的项目。尽管如此，只要存在政治意愿，那么我们需要做的便是逐个地解决问题。”

“有很多的既得利益者，真的很多。他们不会毫无反抗地允许你做任何事情。而且他们反击的方式不一定干净而爽快。”她说道，“他们在互联网上编造有关我的各种故事，要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攻击我。他们的目的要么是把拉下台，要么是毁坏你的名誉，因为我们正在力图纠正一些东西。所以这并非是一场令人愉悦的游戏。这不是一场脸皮薄或肚量小的人的游戏。”■

杰里米·克里夫特 (Jeremy Clift) 是《金融与发展》的主编。